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

百合“老产业”何处寻转机

——甘肃兰州市百合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纪实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赵 梅

调查

“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，千家万户把门儿开……”行走在甘肃冬日萧瑟的田间地头，一株株百合茎叶让人联想到山丹丹花开遍野的情景。

历经400多年的岁月洗礼，兰州百合已成为甘肃的名优特产、兰州市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。

在政府政策支持、科技力量支撑下，各级销售网络不断完善，小百合已经成为了兰州特色产业中的佼佼者，成为兰州贫困山区农民摆脱贫困、增加收入的支柱产业。

农民将百合运到保鲜库保存。 本报记者 赵 梅摄

背景

已有400多年种植历史的兰州百合，是“独一份”的农业特色产业，它以其鲜明的特色，在全国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优势。20多年来，通过各级政府的真抓实干和企业、合作社以及种植户的共同努力，兰州百合产业实现健康有序发展，成为了主产区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，实现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。

但是，土地超负荷运转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、单产降低，种苗组培、母籽繁育不能满足种植需求，技术创新落后于产业发展等问题突出，制约了兰州百合产业的发展。

甘肃省为了支持百合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出台了《甘肃省支持百合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和《兰州百合产业发展规划》。截至2019年，百合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，产量达4万吨，外销量达3.5万吨左右，实现了新的增长。

那么，兰州市是如何蓄力发展百合产业的？本报记者带您一起探访。

大山深处百合香

“今年卖了4.5万元，还有几亩2月份开挖再卖。”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堡子村村民康俊英高兴地说，她种了10亩百合，2019年的收成她很满意，期待开春后的收获。

位于二阴山区的堡子村，漫山遍野栽植百合，如今土地虽已封冻，但并不影响深埋地下的百合努力生长。兰州百合属山丹科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七里河是兰州百合的主产区，而堡子村又是“百合产业”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，七里河千亩百合母子繁育示范基地。

“大家都盖起了宽敞的砖瓦房，村里一半以上的人都买了小汽车！”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康明旺说，堡子村有504户村民，因为种植百合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堡子村种植百合由来已久，但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栽植的，没有人能说清楚。72岁的村民王正有年轻时就种百合，如今身体硬朗的他一个人种了7亩多百合。

在明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百合鳞片扦插繁殖试验区大棚里，康明旺和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斌在查看7月份插栽的百合长势。

“一亩地可以扦插15万至25万鳞片，按一亩地栽植1万株算，可以栽植15万至20万株百合。”康明旺说。

康明旺出生于1961年，在他的记忆中就有百合，过去全村种了四五亩，统一交给蔬菜公司。包产到户后，他家分了17.8亩地，他便种了5分地的百合。1988年，他的百合种植面积扩大到了5亩，因为种球有限，只能自己繁育，把土压到根茎上，结出小种球做种子，到1991年，他家80%的土地都种了百合。1996年，亩产4000斤，一斤卖7.5元，当年收入10万元。

2018年8月，康明旺成立了专业合作社，50户村民加入他的合作社，通过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的种植模式，带领村民发展百合产业。

康明旺说，他在百合种植过程中也遇到过波折。2012年6月中旬，突然发现地里原本应该9月才会枯黄的百合茎叶突然开始变黄，这便是百合的“黄化”症。“黄化”后百合根茎次年复活的几率很小，除去幸存的之外，大量百合会烂根，这意味着巨大的减产和损失。康明旺立即联系农业技术员李斌，李斌让他使用混合药物喷洒，喷洒到两次的时候，“黄化”的茎叶渐渐变绿了，喷洒3次后彻底恢复了。经过培训宣传，七里河区百合“黄化”现象得到明显遏制。

近年来，兰州市推行原产地保护与标准化种植，造就了较高的质量安全水平，在兰州百合主产区西果园镇青岗村，还建立了1182亩省、市级无公害标准化示范基地，3.87万亩标准化示范区和4个示范乡镇，种植户有10954户，无公害百合认证面积达到3.87万亩。

拓宽外销渠道

在通向兰州南出口的主干道上，“天下百合第一村”的标牌分外醒目。

一路向南，便到了有“天下百合第一村”的袁家湾村。

“最早，人用背篓背或者骡子架上两个筐，驮到兰州的市场去卖。后来，用自行车、架子车拉着去，年龄大些的一次拉100多斤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可以拉200多斤。”回忆起当初卖百合的往事，今年74岁的张宗忠记忆犹新。

时年十八九岁的张宗忠，清晨鸡一叫就出门，20公里的山路，翻山越岭过水沟，赶天亮到城区铁路局市场，一斤卖3角钱，在当时是不少的收入。而最让张宗忠自豪的是，1989年，他和三四个村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把百合拉到首都北京去卖。挑选上好的百合小心地装进竹筐，运到货运站，到北京火车站后再坐公交车运到东单、西单、崇文门菜市场售卖。当时百合的收购价是每斤8角到9角钱，而在北京可以卖到1元，有1角到2角的差价，除去路费等花销，还有一些盈余。张宗忠说，此次售卖最大的收获是将百合推向了兰州本地之外的市场。

2018年，袁家湾村在打造百合特色旅游小镇的基础上，不断挖掘新的发展理念，丰富百合文化，并建立了文化展览馆。展览馆里不仅有百合种植、农耕文化的图片资料，还有百合干、百合花蕾、百合酥及脆百合等深加工产品。“我们正在依托百合产业发展小镇旅游，想把百合产业不断发展壮大！”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袁家湾村党支部书记高作旺说。

为把兰州百合特色产业做“特”、做“强”，保障健康可持续发展，兰州市在强化科技支撑百合产业发展的同时，着力打造兰州百合名优特精品和知名品牌，突出兰州百合地域特色和原产地保护，在全国强力宣传推介，拓展知名度和影响力，不仅获得了“甘肃名品”称号、“中国驰名商标”，七里河区还获得了“中国百合之都”荣誉称号。2014年，兰州百合入围“全国百家农产品品牌”，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。

同时，兰州市着力扶持兰州百合企业开发加工产品，形成了系列产品，包括真空包装鲜百合、无硫百合干、百合粉、百合营养麦片、百合调味品等10多种产品。并以市场为导向，按照“布局合理化、生产基地化、经营一体化、管理规范化、服务社会化、产品名牌化、品质无害化”的发展思路，推进兰州百合产业化发展，积极建立“公司+基地+协会+农户”的运营机制，不断开拓市场，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与国内外的大市场连接起来。

为打开销路，兰州市积极组织兰州百合产业化组织开拓外销市场，建立销售网络，已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建立了联营或销售代理业务，销售网络已遍布东北、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，而且销往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法国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，拥有较高的百合市场占有率。

好政策解难题

近十几年来，兰州百合价格基本稳定，种植百合使农民得到较高的回报。农民为了多种百合多收入，造成土地超负荷运转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、单产降低，致使生产环节连作障碍问题突出，特别是种苗组培、母籽繁育没有实质性进展，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。由于百合生产模式比较落后，技术创新力量不足，直接影响到产品产量及质量。

在加工环节，存在保鲜落后、产品单一、附加值低的问题。在产品营销和创意上，存在企业普遍对市场研究、开发不足，经营粗放，品牌意识薄弱，营销手段单一，产品包装不规范等问题。

为了支持百合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甘肃省出台了《甘肃省支持百合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和《兰州百合产业发展规划》，完善百合产品标准化建设，集中解决品种老化、母籽繁育滞后及营销手段落后等问题。当地还明确以现代农业为主攻方向，立足“独一份”“特别特”“好中优”“错峰头”农业资源优势，坚持“大特色”与“小品种”一起抓，打造“一带五区”特色农业生产布局。

同时，通过开展一户一个“科技明白人”培训，培养更多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“农创客”，逐步把更多农民培养成懂营销、懂技术的职业农民。深入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计划和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，健全种业等领域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明晰为基础、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。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，允许农技人员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。建立有效激励机制，以乡情乡愁为纽带，吸引支持专家学者、规划师、技能人才等投身农业发展。

同时，在产销上做文章，在传统销售体系的基础上，加快发展兰州百合电子商务，壮大兰州百合电子商务市场主体，积极搭乘“三维商城”“淘宝网”“苏宁易购”等平台，开设网络旗舰店、专卖店等零售终端，让百合的销售体系日趋完整。

“2019年百合种植面积达10万亩，产量达4万吨，外销量达3.5万吨左右。”兰州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科科长李海涌说，2019年的种植面积、产量及外销量相比2018年都有所增加。

李海涌介绍，目前，兰州市共有200多家百合加工企业，70座百合冷藏库，库容达到1.6万吨，每年分两季存储，储量可达3.2万吨；年加工能力在50吨以上的企业有45家，近90%的百合都经过初级加工畅销粤港澳、珠三角、京津冀及国外其他地区。

手记

听，百合努力生长的声音

□ 赵 梅

冬日的兰州略显萧瑟，但行走在百合的田间地头，总能感受到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。这力量，来自于埋藏在冻土中，依然努力生长的百合。

也正是因为经受住冰冷的考验，兰州百合才以甘甜、软糯的特点征服诸多食客，获得“兰州百合甲天下”的美誉。

兰州七里河区后山二阴地区等山区气候冷凉湿润，恰好适合百合生长。正是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环境优势，使兰州百合成为了甘肃最具特色的农产品。

让人欣喜的是，兰州市抓住了特殊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势。自2000年起，兰州市狠抓百合产业发展，从百合母籽繁育、基地建设，信息平台搭建，市场培育，龙头企业扶持等环节入手，坚持以品牌促发展打造优势产业，使兰州百合的产业优势不断凸显，在持续促进产业增效中让农民增收。

采访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任何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各级政府、农技人员、销售企业的共同努力，更需要农户的配合、支持。这，也是历经岁月的打磨，土生土长的兰州小百合发展成大产业，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和地域性特色产业的关键所在。

“一到夏天，村子就被山前山后绿茵茵的百合茎杆和点缀其间的百合花包围着，像画一样！”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康明旺说。在他的描绘中，唯美的“百合谷”风光和村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跃然眼前。

前瞻调研

公共空间治理，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

——江苏宿迁市泗洪县推进乡村『共建共治共享』

民之所望，政之所向。群众关心什么、期盼什么，党和政府工作就要抓什么、推进什么。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公共空间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果，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了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，紧紧抓住了群众的热切期盼，牵住了“牛鼻子”，找准了突破口，走出了一条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乡村振兴新路，初步形成了可借鉴可推广的“泗洪经验”

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明确了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的总要求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，各地也面临一些问题，如“政府急、农民闲”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的现象仍然存在，群众参与的主动性不足；公共基础设施欠账较多，生态环境、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有待提升；村集体公共资源资产被少数人侵占；村级治理体系不健全、社会治理成效弱化等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江苏宿迁市将公共空间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，以宿迁市泗洪县为试点，全面开展乡村公共空间治理，摸索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。

以“静态”资源治理效能拓展产业发展、群众增收的“动态”空间

公共空间治理，既能惠及广大群众，也能更好地释放发展红利、推进乡村振兴。泗洪县通过深入摸排，以公共空间被侵占问题最突出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道路、水体、村居集体资产资源、集镇区及集中居住区、乡镇工业集中区“五大空间”为重点，精准施策、分类治理。

泗洪县将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与人居环境整治、美丽乡村建设、网格化社会治理、乡风文明建设等10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创造性地用足用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各类政策措施，达到了“1+10>11”的效果。结合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的要求，对路面、桥梁、路肩、行道树等路域环境进行治理。治理各类道路3213公里，私人非法搭接路口536个；清理路肩、边坡非法种植5700余平方米，划清了“路田分家”“路宅分家”的明确界限。整治黑臭水体、疏浚河道1600余公里，改善河道环境。收回被侵占集体土地4.5万亩、村级水体2.2万亩，进入产权交易平台成交14772笔，共计5.17亿元。对清理收回的公共资产资源实行建档管理、公开处置，确保不再受到二次侵占。建立健全“户投放、组收集、村转运”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，清运垃圾29.8万吨；规范广告标牌1.1万处，新栽植树木71.2万株，新建垃圾分类收集站点28个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%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0%以上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率达到99%，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。针对乡镇工业园区内的闲置土地、烂尾厂房、低价厂房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清理，盘活闲置工业用地1482亩，整治低价厂房32.2万平方米，拓展了乡镇工业经济的发展空间。

通过公共空间治理，泗洪县清理废止6137份违规合同，清理债权总额2740万元，化解债务2670万元。泗洪县还将乡镇工业园区纳入治理范畴，清理了一批低质态企业，招引了一批优质项目，增加了就业岗位。公共空间治理不仅关注资产资源的“静态”空间，更关注产业发展、群众增收的“动态”空间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坚持共治共建共享，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

公共空间治理使泗洪县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水平和群众幸福指数显著提高。更重要的是，群众的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明显加强，大量因为公共资源“分配不均”而产生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，攀比侵占公共资产资源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陈风陋习得到纠正，乡风文明大幅提升。

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是决定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。泗洪县坚持通过党建引领公共空间治理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率先垂范，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真心和恒心。泗洪县通过强化党员、干部和乡贤的“三带头”作用，带动党员干部共签订承诺书5.3万份，800余名党员干部退出个人或直系亲属侵占的公共资产资源。

在处置敏感公共资产资源过程中，泗洪县探索执行“四议两公开”制度（即村支委会提议、“两委”会商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会议决议；决议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），用制度化手段倒逼各级干部将工作环节置于群众监督之下，实现了“通过制度管干部、通过制度促公平”。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化解矛盾，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、依法按程序维护权益、依法处置重大争议问题。通过多种手段，提升群众自治的主动性，实现乡村治理“共治共建共享”。

强化体制机制建设，将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

泗洪县通过公共空间治理，厘清了公私界限，用好了集体资产，提升了治理水平，塑造了文明乡风，既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的“面子”，又优化了集体资产资源合理利用的“里子”，更巩固了基层治理的“根子”。

尊重基层首创与完善制度设计相结合。“泗洪实践”初见成效，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，主要有：治理不充分、进展不平衡，社会治理压力较大，基层投入相对不足，缺少专业化人才支撑等。这些问题在全国农村也有一定代表性。如何更好地发挥“泗洪经验”的价值，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，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职责，强化政策、人才、资金等各方面保障。

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。要从体制机制入手，进一步加强党在农村的集中统一领导，进一步理顺乡村工作运行机制，进一步落实村民自治制度，强化村级集体资源管理，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精准性，持续塑造文明乡风，不断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，有力促进农村和谐稳定。

（调研成员：李爱华 周 宇 刘 巍 张 栋 储晓焱 方晓华 李克俭 李汉文 田金华 张维刚 执笔：李爱华 周 宇）

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
邮 箱 jjrbyxdc@163.com